



巨浪

山西文艺丛书

25
7

PDG

目 录

• 小 说 •

石湾歌声·····	师 耘 (1)
无产者的青春·····	梁 骏 林 娃 (28)
新路·····	崔 巍 (70)
展翅高飞·····	李美凤 (89)
又一个春天·····	郑惠泉 (111)
白马河的浪花·····	林 娃 (131)

• 诗 •

扁担精神颂·····	楚 天 (155)
大寨石头歌·····	文超万 (157)
大寨组歌·····	王俊鹏 (160)
红旗万代飘·····	武海旺 (164)
大寨精神创奇迹·····	张启华 (166)
心头飘舞大寨旗·····	···高全贵 (168)
放水图·····	稷山县 白 蔚 (169)
棉田放歌·····	社员 郝运福 (170)

锤（外一首）	董耀章（173）
巧摆改天阵	社员 朱紫山 刘建政（178）
工地炊事员	兆 堂（181）
改河歌	忻县杨庄大队创作组（183）
引水	高建华（186）
书记的车	张 魁（188）



石湾歌声

师耘

同志，你有空来石湾看看吧。看看我们这伙女石匠的手艺怎么说，看看我们锻出来的料石堆大不大。你一看哪，不翘大姆指才怪呢！你笑啥？笑我这妮子不知道谦虚点吗？不，我是在为我嫂子自豪呢。我们“三·八”石工队今天能这么红火，全是她那竿子戳出来的。你想知道是咋回事吗？好，你听我从头说，从我哥结婚那天说起。

我哥是今年“三·八”节结的婚，这个日子是我嫂子选的。我嫂子叫马翠红，在中学和我哥是一个班的，娘家在离我们松坪十五里的马庄。那天，她一早就来到了我们家。穿的嘛，又象结婚，又不象结婚。毛蓝裤儿，绿底红格袄儿，脖子上缠条绛红纱

巾，脚上却蹬了双新胶鞋。咳，你说结婚有这样穿戴的吗？不过，她那张长着黑眉大眼的红朴朴的圆脸蛋儿，谁也不敢说不俊，再配上那刚剪得齐整整的头发，更没人敢说不精干。她来了，啥也没带，只背来一挎包书。我一翻，马克思的、恩格斯的、列宁的、毛主席的，都有。

那天晚上也有闹新房的，我们那帮野女子们都来了。可是，不是大伙逗着新媳妇说笑话，倒象是谁派她作调查来了。她捧了几把花生、糖果，撒在炕上，一面塞给大伙吃，一面问：“《红旗》三期上那篇文章学了没有？最近都看哪几本马列的书？啥是资产阶级法权？大家扯过吗？”嘿，你说稀奇不稀奇。人家在娘家就是副支书，兼大队理论辅导员，就是不一样嘛！

第二天一早，我扛着锹去上工，一出门就见我哥和嫂子已经在门口的场上了。我哥正在擦他的手扶拖拉机……哎呀，你看我光顾说我嫂子，就忘了给你交代我哥啦。我哥叫石来春，大队的水利建设委员，兼砌渠工地的记工员。他每天开着车从石湾往砌渠工地运料石。我哥把车发动了，正要开，嫂子噔地一下跳到车箱里。我哥说：“哎哎，你上来干啥？”

嫂子说：“到石湾工地看看去，帮你装装车。”

我哥说：“咳！那儿开的料石还不够我一个人装哩，还用帮！”

嫂子问：“怎么，石匠少？”

我哥说：“可不，就三个，还有两个正扯皮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。唉！急死人了。”

嫂子“嘿嘿”笑了，说：“有问题想法解决嘛，看你那样子，眉头皱成个‘王’字，顶啥？”

我哥说：“你呀，不挑担子不知重。”

“再重的担子，我也决不象你这么愁眉苦脸的。”嫂子说着，在我哥脊背上推了一把，“开嘛，等啥？”

我偷偷看着，差点没笑出来。我哥车一开，我就忙绕到房子

后面，抄小路往砌渠工地跑。到了工地，把刚才看到的告诉了伙伴们，她们可乐了，说：“看来，翠红嫂子真是敢打敢冲的角色。”正说着，我哥开着手扶拖拉机过来了，大伙一齐喊道：“翠红嫂子，下来和我们一块干吧！”

“好哇！”嫂子真的一纵身跳下车，朝我哥挥挥手让他先走，就跑到我们跟前来了。

因为大部分男劳力都上公社水库工地去了，这砌渠工地上只有四个男的，两个砌，两个抬料石。我们十来个女子负责担水、和泥、和灰、垫土。他们紧张得要死，砌的、抬的，吭吭哧哧，汗珠儿嘀嘀嗒嗒直往石头上滴。可我们这些女的，人多活少，倒松快得受不了。再加上多了个我嫂子，她一会儿担水，一会儿和灰，干得又利索又欢快，这活就显得更不够拾掇了。嫂子又挤过去帮那两个男的砌起来。一块料石抬来了，她轻轻一摆弄，就搁到应该搁的地方了，她双手按一按，再捞起手锤叮叮当当地垫两个石片儿，垫得稳稳当当的。我们都看呆了，问她：“你学过石匠，翠红嫂？”

嫂子说：“嗯，我们村前年冬天修蓄水池时干过几个月，还是公社焦书记手把手教的呢。”她说着又接过一块料石忙开了。

这一来，砌得快多了，那剩下的百十块料石很快都上了渠，可是还不见我哥送料石的车来，我们只得休息了。嫂子在刚砌好的渠帮上坐下来，擦着汗，焦急地向去石湾的路上望了一眼，问我：“你哥说那儿三个石匠，就有两个扯皮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那三个石匠都是谁呢？”

我说：“一个是贫农大爷石老强，他都七十来岁的人了，可为修水利心劲满足，还要戴着老花镜锻料石；另外两个是父子兵，就是富裕中农王占元大叔和他的独生子有根。占元叔手艺是不错，就是太爱抠工分。本来干石活的每天就记十三分，比一般男劳力高了三分子，可他还不满足，这几天见工程用石紧，又要拿

队里一把，说他们父子俩要顶三个劳力，每天要记三十分。大伙不答应，他就在石湾磨洋工。你说气人不气人。”

“是吗？这可不单是个分工的问题啊……”嫂子自语着，沉思了一下，对我们说。“占元大叔的思想问题一定要解决。不过工程这么紧，就他们三个开石头、锻料石根本供不上啊。要保证今年夏季用水，必须要依靠大家的力量。哎，咱们不会去开石头、锻料石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们又不是石匠，行吗？”

嫂子说：“学嘛，石匠还不是学出来的！”

大伙都嚷开了：“翠红嫂子，那你教我们吧，你领我们干吧！”

嫂子畅快地说：“行，和领导商量商量，咱们就干。”

我说：“工地领导就是我哥，等他一会来了，你就和他说吧。”

“那咱还等什么，现在就到石湾去找他。”嫂子站起身一挥，手，“走！”

我们一伙就簇拥着嫂子向石湾走去。

绕过鸡头崖，穿过文革洞，就来到了石湾。这儿一大扇一大扇的山崖，全是一层层青石叠成的。石匠们在这儿把大块的青石从崖上截下来，又开成牛头大的块儿，再锻成料石。这时候我哥正在和那三个石匠说话儿，大概是扯工分那档子事。他们身旁只有五、六块锻好的料石，手扶拖拉机空着车箱停在那儿，已灭了火。他们一见嫂子领着我们突然来了，都愣住了。

我哥站起来说：“你们不干活到这儿来干啥？”

大伙说：“催料石来了！”

我哥说：“那儿剩的还不够前半天用？”

我说：“嫂子一带头，我们一使劲，那些料石都上了渠，等不着你来送新的，大伙才跑来了。”

“这，嗨！”我哥一听发毛了，无可奈何地扭了扭后脑勺，

又烦躁地把手一甩，对占元大叔他们说：“那，就这样吧，从今天起，你们三个人每天就记十五分。不过，一定要真正拿出干劲来，紧着点干！”

占元大叔一听，眼睛早笑得眯成一条线，把旱烟袋往腰带上插着，说：“那还用说，只要工分上去了，干劲自然就上去了。”

他的儿子有根，低着头摸弄着镊子，不说话，我知道，他是个既不愿落后，又不敢和他爹斗争的小伙子。

“这份高工分我不要！”那戴着老花镜，胡子花白的老强爷，突然有点发怒地高声喊道，“来春，我给你说清楚，这十五分是占元他争来的，就给他父子俩记吧，我名下你可别多划半厘！”

“哎哎，我说二叔，”占元大叔扯着老强爷的后襟，嘻嘻着脸说：“多劳多得嘛，咱多挣一分，多干一分的活嘛，你就别固执了，唉？”

老强爷一扭头冲着他说：“你才是固执哩！就知道死抠工分。你当别人都和你一样？我这一大把年纪还来开石头，是想多为社会主义出把力，可不是图那高工分！”

“好啦好啦，你也别吵啦，老强爷。”我哥劝解着，“要紧的是赶快开出石头，锻出料石来，别耽搁了工程。几个工分不是大事，既然决定记十五分就都记十五分吧。快干活，快干活！”

“来春，你这决定是错误的！”嫂子突然上前一步，严肃地说，“老强爷作得对，这高工分坚决不能记！”

“啊？”我哥两手一摊，说，“我这是为调动积极性，保证工程进度啊。”

嫂子说：“调动积极性要靠提高思想，保证工程进度要靠发动群众，不能这么随随便便提高个别人的工分，扩大差别。”

占元大叔盯着嫂子说：“你是来春媳妇吧？嘴这么厉害，你

知道不知道，干石活，又要出大力，又要有技术？”

嫂子平心静气地说：“大叔，这我知道。可是你想想，人家摇耩的、赶车的出不出大力，要不要技术？工分有这么高吗？妇女们作务棉花，要不要技术，每天才记多少工分？”

占元大叔不服气地说：“种田的活计我也会两下，可他们谁能开了石头？妇女里面有一个能提起我这颗大锤吗？有一个能开了石头吗？”

嫂子说：“只要革命需要，别说一个，几十个也会有。”

占元大叔说：“我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就行啦。你行吗？来，让我见识见识。”他满脸瞧不起人的神气。

“好，你看吧！”嫂子已微微动了气，她唰唰两下，把袖子捋到了胳膊上。

我哥耽心地说：“翠红，你……”

老强爷已把他那鍤子、手锤递给嫂子，说：“孩子，有武艺你就往出使吧！”

“大爷，还是你老人家里亮。”嫂子说着，马上选中了脚下那块碾盘大小，二尺来厚的黑茬青石。她看好石弦，左脚踏上石头，撑稳鍤，抡起锤，“叮当！叮当！”凿了起来。石碴、火花，叭叭地四下飞溅。嘿，看那老练劲儿，真有几分硬功夫。我们不由都向前挤了挤。老强爷捋起了胡子，占元大叔瞪起了眼睛，有根的脸上也有了笑，我哥却两手叉腰，细眯着眼，耽心地瞧着，他大概听嫂子说过她学过石匠，但没亲眼见过嘛。

不一会，嫂子的鍤子一下就捣出个火柴匣大小，二寸深的小坑来。她直起腰，擦把汗，接过有根递过来的铁楔，插在里面，说了声：“拿大锤来。”

占元大叔从三颗大锤里，挑出最重的一颗来，扔到嫂子脚下，说：“试试吧，怕你提不动这家伙。”

嫂子微微一笑，“呸呸！”往手心上了油，用右脚尖把大锤

柄挑到手中，左脚蹬石，右脚踏地，拉开架式，运足力气，一抿嘴，一使劲，哎地一声，把三十多斤重的大锤抡上头顶，又“嘿”地一下砸在铁楔上。

“噹！”

我只感到脚下一震，再看那块大石时，中间端端正正裂开一道缝儿，分成了两半。

“好！真是一员闯将！”

还没等我们喝彩，我身后突然有人大喊一声。

“焦书记！雷支书！”大伙都叫起来。

“老焦，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哇！”老强爷高兴得满脸红光，扬手打招呼。

我回头一看，可不，雷支书和公社焦书记不知几时也来了。嫂子忙撂下锤，奔过来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焦书记，雷支书，我是想争这口气呐。”

“这口气争得好，我们就是要为社会主义争气！”雷支书一步跨上石头，说：“同志们，公社党委又给我们大队分配了新的战斗任务，在鸡头崖那儿要建一座八十米长，二十六米高的渡槽，这个渡槽的料石要我们大队来承担。初步计算了一下，一共得用一千二百多方料石。这个任务不轻啊！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有决心，一定要发动群众，完成这个光荣又艰巨的任务！”

我们都议论开了。

焦书记接着雷支书的话说：“我和老雷到这儿，正要找来春、老强爷他们商量商量，出出点子。哈哈，没想到，翠红同志一锤把点子给砸出来啦。眼下我们石匠少，男劳力又大都在水库工地上，这一仗，就发动我们妇女来打！”

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我们都高兴得跳起来。

“我提个建议！”嫂子也兴奋得两眼发光，说：“咱马上从各生产队抽人上来，办个女石匠训练班。”

“嗯，不错，我也这么想。”雷支书说着，用目光询问焦书记。

焦书记赞许地说：“很好，说办就办。翠红，我看你就给咱当教练，好吗？”

嫂子干梆儿脆地说：“行，领导信任，我就干！”

雷支书又给老强爷说：“老强叔，你就当这训练班的参谋吧，给翠红当个帮手。”

老强爷点着头，乐呵呵地说：“行啊！”

“来春”，雷支书发现我哥板着副面孔不说话，就问他，“你还有啥建议？也提出来啊。”

“那……”可以看出，我哥思想里还划着个大问号。他抠抠后脑勺，说，“那就试着办吧。”

不知是哪个机灵鬼开了个头，大家都抢着报开名了。

“我参加！”

“有我！”

“翠红嫂子，把我写上，我叫二妞！”

“我叫小凤！”

我挤过去，摇着嫂子的胳膊说：“嫂子，可千万别漏了我。”

“黑嫖走‘后门’了，不准走‘后门’！”捣蛋鬼二妞子尖叫起来。

我白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就要走，就要走！这‘后门’你堵不住。”

第二天，石湾工地就红火起来了。嫂子连夜做了一面红旗，上面写着：“三·八石工队”，我把它插在那扇青石崖顶。从各队挑的二十八个人一早就都来了，她们都比我大，十八的、十九的，就我还不满十七岁。我们这伙女孩子们凑到一堆，那热闹劲

儿，嗨，就别提了。

学员都到齐了，可是还不见教练来。大家都问我：“黑嫚，翠红嫂子呢？”嫂子到哪儿去了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一醒来她就不在家了。我哥一定晓得吧，可是他也没影儿，叫我去问谁？

“那不是翠红嫂子来啦！”

二妞子突然喊了一声，大家看时，她真的背着个象保健箱大小的红木箱来了。她把箱子往石头上一搁，擦着一路跑出来的汗，说：“大家都来了？我到娘家取我的石匠家具啦，来迟啦，该挨大家批评。”

大家围着嫂子，笑着问这问那。我打开那个盖子上写着“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”的工具箱，取出一个鋤子，一把手锤。哎哟，你看这鋤子，安着刚蘸过火的鋤头，鋤筒被手磨得又光又亮，能照见人儿，铁梨木柄儿，柄屁股上套着个明晃晃的铁圈。你再看这手锤、铁锤头也光亮光亮的，钢屁股看来已补过几次了，安个槐木把儿，修得是那么灵巧可手。我们象看两件宝贝一样，把鋤子和手锤从这个手里传到那个手里，又从那个手里传到这个手里，摸着、比试着、夸奖着。

“大家都坐下，我就先给大家讲讲这副家具的故事。”嫂子说着从二妞子手里接过鋤子和手锤。

嫂子要讲故事了，还有个不爱听的？我们都在堰边上、石坎上坐下来。

嫂子的脸色变得严肃了，她手里端着那副心爱的家具，说：“这两件东西，是我前年冬天学石匠时，公社焦书记送给我的。他说：‘翠红，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，我现在把它们送给你吧。’接着他就给我讲了他爷爷的故事。

“焦书记的老家在吕梁山区。他们那个村叫青石屯，在公路边上。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离青石屯十里路就有个鬼子据点，敌人三天两头闯到村里杀人放火。在一个下雪天，他爹他妈

都被突然闯进村的敌人，用刺刀捅死，推下悬崖。家里，只留下他这个十二岁的孩子，和他的六十多岁的爷爷。焦大爷是当地有名的焦石匠，共产党员，八路军游击队的老交通。儿子被杀了，媳妇被杀了，焦大爷没有掉一滴眼泪。他领着乡亲们开展地雷战来打击敌人，配合游击队作战。那时候，铁雷少，不够用，焦大爷就拿着这把鋎子，这把手锤，领着大伙凿石头、造石雷，不知道炸死了多少鬼子、伪军，吓得敌人再也不敢轻易乱窜了。

“可是，那天晚上，焦大爷领着焦书记和几个民兵，到鬼子窝门口去埋地雷，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，大群的鬼子扑下炮楼来。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，焦大爷和焦书记爷孙俩都不幸被捕了。

“敌人皮鞭抽、烙铁烙，把焦大爷折磨得死去活来，逼他把埋着的地雷全起出来，把村里所有的石匠家具都交出来。焦大爷冷笑着说：‘我们埋雷是为炸狼的，狼没炸完起它干啥？石匠家具嘛，我们还有大用场，更不能交！’鬼子中队长气得“嗷嗷”直叫，拍着指挥刀吼叫：‘你的马上死了死了的，什么用场的有？’焦大爷抚摸着孙子的头说：‘等消灭了你们这些反动派，我们的后代子孙还要用它建设社会主义，建设共产主义哪！’

“那天夜里，刮着大风，焦大爷和焦书记撬开了牢房后墙上的一块石头，逃了出来。但是，他们刚跑进山口，一小队鬼子就从后面追来了，子弹叭叭地飞过来。一颗子弹打穿了焦大爷的胸脯，伤势很重，他捂着淌着血的伤口，催着焦书记：‘快……你快跑……回，回到家里，找着爷爷的石匠家具，和敌人干下去！孩子，快……’他说完一推孙子，就向自己亲手埋的一颗地雷旁爬去。焦书记跑上山顶的树丛中，就看见敌人端着刺刀向爷爷围过去。焦大爷突然大叫一声，跳起来踏响了地雷，和敌人同归于尽了。

“焦书记回到家里，找到了爷爷的鋎子和手锤，造石雷、筑

工事、凿交通沟，一直干到日本鬼子投降了；一直干到蒋介石、国民党反动派滚到了台湾。前年冬天，在我决心为农业学大寨学石匠时，他又把这副心爱的家具交给了我，嘱咐说：‘翠红，你记着这副鑿锤的历史，拿着它们去参加新的战斗吧！’我当时双手接过这副家具，激动地说：‘我一定牢牢记住焦大爷的话，拿着它们，为建设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，干一辈子石匠！’”

我们都含着两眼泪水，齐声喊道：“翠红嫂子，我们一定象你一样，牢记焦大爷的话，为革命学石匠、干石活！”

嫂子刚讲完故事，我哥也来了。他不咸不淡的问了我们两句，就坐下来，好象有什么重大问题似的又抠了抠后脑勺，说：

“办这个女石匠训练班，当然是好事啦，领导既然决定了，你们就好好学吧，我也盼望你们都能真的学一手技术。不过，有个问题得事先和大家讲清楚，就是你们这二十八个女劳力的工分，从今天起，都要比过去低一点。比如，过去每天记八分的，现在只能记七分五；过去记七分五的呢，现在只能记七分，或六分五。你们能想通吗？”

哼，你看我哥，真够上个认真负责的记工员啦，老在这上面抠。大伙有的“咕咕”地笑了，有的说：“我们一心要学石匠，工分高低不计较，你看该记多少，就记多少吧。”

嫂子却有点奇怪地问：“来春，你为什么要压低大伙的工分？”

我哥说：“才开始学徒嘛，什么也不会，就应该低一点。”

嫂子说：“大伙在这工程紧急的关头，为学大寨、为革命来学石匠、干石活，这种积极性你不鼓励，怎么反在工分上压呢？依我看，这工地上，过去女劳力的工分就记得太低了点，和男的，特别是和技术工的差别太大。我正想跟你研究提高提高哩。”

我哥说：“这怎么能乱来呢？啥样的劳力，记啥样的工分，有一定之规呀。”

嫂子说：“规定是人订的，也是人破的。这样高的过高，低的过低，一直下去不得了。我得找支部谈谈这个问题。”

二妞子突然用她那又尖又高的嗓子喊道：“我们记多少都行，翠红嫂子是教练，她的工分，决不能比万全大叔他们低。”

嫂子说：“不，我教，大伙学，都是为革命种田，我也不能特殊，大家记多少，我也记多少，等和支部研究决定了再说吧。”

当天晚上，嫂子就到大队提了这个问题。据说支委们结合理论学习，认真进行了讨论，结果是支持嫂子的意见，说她联系实际学理论学的好，决定给我们每人每天记九分工。并且还要各生产队都发动群众讨论讨论，男女、强弱劳力工分差别太大的，要进行适当的调整。总之是，这个工分问题上，还有很深刻的革命道理呢。我一下也弄不明白，嫂子就给我讲。还费嘴饶舌地给有根讲。那天晚上收工时，她就走在老后面，给有根讲什么多劳多得是表面上的平等，实际上的不平等，是资产阶级法权呀，还说占元大叔争工分是小农经济的自发思想的表现呀。有根低着头、红着脸，好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唉，我怎么碰上这么个自私落后的爹呢。”我实在瞧不惯他那草鸡样儿，在前面走了。

我和哥都吃毕饭了，嫂子还没回来。哥出去了，我又把凉了的饭给嫂子热上，到门口去瞭望，才见她和有根拉呱着进了巷。回到家里，我端着饭，埋怨她说：“有根是面槌不响的鼓，你给他说那么多，还不是白搭！”

嫂子说：“你这看法太不对了。占元大叔那号人我们还要改造呢，何况有根这个生在新社会、长在新社会的青年呢。今天我和他谈了一路，看他的思想就有了转变，我们一定要先作好他的工作，再通过他去教育他爹。”

我说：“哼，你对他的指望还不小哩，你等着瞧吧。”

谁知，嫂子刚吃完饭，我正在刷锅碗，有根气乎乎地跑来

了，一进门就喊道：“翠红嫂子，你给干部们说说，让我和爹分开过吧。”

嫂子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，有根？”

有根说：“我爹说不加工分，他就不上工了，还让我也别干石活了，另干别的去。你说……咳！我是说什么也不跟着他丢人了，我和他分开，好痛痛快快的干。”

“有根，咱可不能这样干啊。”嫂子搬过一个小板凳，让有根坐下，又耐心地讲开了道理，最后她说：“你想想，有根，咱们大伙儿走社会主义道路，难道能把你爹一个人丢下，让他再走那条黑路吗？他落后、自私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害了他，我们要和他脑子里的坏思想作斗争，帮助他挖出那个黑根子，让他和咱们一道朝前走。你说，对吗？”

有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想得太简单，太暴躁了。”

嫂子说：“对，我们帮助大叔这样的人，改造他的旧脑筋，一是要坚决，二是要有耐心，揭露他的资产阶级思想，要毫不留情，但更要注意耐心的给他讲道理，帮助他摆脱旧思想，改造世界观啊。”

有根站起来，感激地说：“翠红嫂子，要不是你，我又要在这方面出错了。今后对爹，我一定要坚决斗争、耐心帮助。我回去了。”说完又憨厚地一笑，出了门。

我心里说，喝！嫂子的本事真大，在她的启发下，有根变得好快呀。

提起我们学石活，不用说，大伙都学得很专心、很卖力。每天一早起来就练习抡大锤，接着就学凿楔口、锻平面，没有一个怕苦怕累的。可是，没想到，偏偏我给大伙丢了脸，让嫂子生了气。不过，现在说起来，那还得怨我哥。

不知道嫂子是有偏心怎么的，我总觉得她教我特别认真、耐

心。我说她那把鑿子，那把手锤灵巧好使，她就说：“黑嫚，那你就使这副吧。”让给了我，鼓励我狠下工夫好好学。

譬如说抡大锤吧。我头一回掂起大锤把一提，哎呀，天！这么沉，哪能抡得起来呀。我憋足了劲，一抡，果然还不到平肩高就吃不消了，锤歪歪扭扭地落下来，砸在铁楔上时又偏了，扭得我胳膊差点脱了臼不说，那该死的铁楔又蹦起来，险乎落在我的脚背上，我吓得叫了一声跳起来。嫂子过来把着我的手，说：

“你看，黑嫚，锤向上举以前，先在楔上点一下，这样楔就稳了，锤下来也有了准儿。抡的时候，前面这只手握得向前一点，这样就轻了。等锤抡上去后，这只手再自自然然地往后拉，顺势狠狠砸下，才有劲儿。”她说完又给我做样子。我照着干了两遍，果然有门儿。

在学凿楔窝儿和锻料石时，她又教我左手咋握鑿，右手怎抡手锤，怎样才能凿起石头，还不叫碴子进到脸上、眼睛里。一伙人都围着我看，我也越学越有劲。当然，这些只是基本工，至于怎样看料下尺，锻什么形状，啥样花纹，咱就不细说了。

我本来就不是那扶不上架的笨鸭子嘛，头三天学得挺顺手的，比二姐子可强多了。她呀，你没见那笨样子，真可笑死人了。嫂子教得额上的汗都一片一片的，她连个鑿子也拿不对。可嫂子人家就是不心烦，手把手的十遍八遍地教。嗨，要是我才不呢，非骂她的手是鸭子脚不行。你想想，要是都象她一样，要是再没老强爷也在那儿招呼着一伙儿教，还不把我嫂子累死吗？

可是从第四天开始，哎哟，我浑身上下疼起来了。特别是十个指头、两条胳膊，疼的那个厉害啊，你没试过，真是又疼、又麻、又困、又痠。就这，我还是咬着牙，坚持干下去。晚上回到家里，我饭也不想吃，等脱了袄一看，妈呀！两条胳膊都肿了，怪不得疼的这么有滋味儿。

我正在抚摸我的胳膊，嫂子推开门，端着多半脸盆热水进来